

蘇聯航空英雄 和平建設故事

畢拉霍娃 著
邱陵 譯



亞書店印行

譯 者 的 話

蘇聯民用航空的飛行員在衛國戰爭期間，爲了保衛他們的祖國，爲了消滅人類的公敵，曾經表現了剛毅的精神，以英勇的行動完成了各種艱難的任務。他們和敵人戰鬥，把糧食、藥品、彈藥、宣傳品運給前方和敵後的軍民；運送傷病軍民到後方；並且協助被奴役的別國人民從敵人統治中獲得解放。他們隨時都是冒着生命危險，在炮火連天和惡劣氣候之中不斷來往。他們流血流汗，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祖國，獻給了愛好和平的人民。

在和平時期，他們把飛行工作轉移到生產建設和人民福利以及和平事業上來：協助農作，消滅害蟲，救援傷病，協助漁獵……不僅如此，他們爲了保障世界和平，還把飛行工作運用到爭取國際和平的鬥爭上，運用到加強國際的革命友誼上。

他們愛祖國、愛人民、愛領袖，並且熱愛國外的人

民，尤其熱愛小朋友。

在這一部書裏所講的，都是屬於以上各種飛行活動的真實故事。原書名叫做『寶貴的貨物』，我現在把它分成了兩本，一本名為『蘇聯航空英雄衛國戰爭故事』，一本名為『蘇聯航空英雄和平建設故事』。

原書中的某一些飛行術語和器械名稱，我曾經向飛行家梁亦權先生請教多次，獲益不少。應該在此向他致謝。

邱 陵

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於上海

作 者 的 話

蘇聯英雄——飛行員福諾羅夫斯基被邀請到一個學校去。他答應之後就去了。

小學生們在入口的走廊裏包圍着他，每個人都想比別人早些知道某些有趣味的事情。

「您打落了多少架飛機呀？」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問福諾羅夫斯基。

「一架也沒有。」

「您騙人的！」

「不，這是實在話。我一生都是駕的運輸機，運人，運貨……」

這個男孩輕視地把手一揮：「如果一架飛機也沒有打落，您算得是什麼英雄嘛！」他甚至於吹着口哨，老師和同學們都很着急。

飛行員和小朋友的會面，起初是這麼不愉快。不過並不是就這樣完了事。當福諾羅夫斯基在學校大禮堂

裏報告的時候，禮堂裏是寂靜的。大家聽着，屏着呼吸。很多小學生這才第一次了解空運飛行員們的英雄行爲，和他們包含着那麼多變故和冒險性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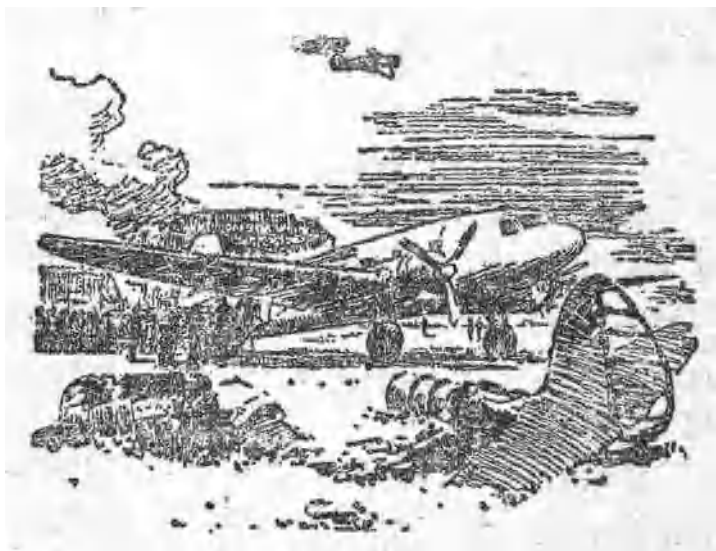
民用航空隊的飛行員們駕駛龐大的運輸機，無論在戰爭期間或者在和平期間，都是完成了很多功績的。其中的某些人，曾經被賞賜了蘇聯英雄的稱號。

本書裏所寫的，就是關於他們——民用航空隊飛行員們的事。這本書裏所說的，都是實在的。都是真人真事。

你到莫斯科近郊的機場去，你就會遇見這些故事裏的英雄們。

目 錄

從東方出來的太陽.....	1
飛機裏的事件.....	6
災難.....	18
在海上.....	25
柔弱的旅客.....	41
霧.....	55
急救機.....	61
在 <u>加爾各答</u>	68
貴客.....	81



從東方出來的太陽

我們的軍隊已經攻克了柏林，並且在報紙上刊登了壯麗的照片：蘇聯的旗幟在國會和勃蘭登堡門的上頭飄揚着。可是戰爭還在繼續，希特勒匪徒們還在抵抗。

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的早晨，無線電像平常一樣地廣播了戰報。戰報裏報告說，蘇聯的軍隊一面戰鬥，一面在克服敵人的抵抗，佔領了德國領土上的幾個城市和大鐵路中心。

同在五月八日這天早晨，一架大客機從莫斯科中

裏報告的時候，禮堂裏是寂靜的。大家聽着，屏着呼吸。很多小學生這才第一次了解空運飛行員們的英雄行爲，和他們包含着那麼多變故和冒險性的生活。

民用航空隊的飛行員們駕駛龐大的運輸機，無論在戰爭期間或者在和平期間，都是完成了很多功績的。其中的某些人，曾經被賞賜了蘇聯英雄的稱號。

本書裏所寫的，就是關於他們——民用航空隊飛行員們的事。這本書裏所說的，都是實在的。都是真人真事。

你到莫斯科近郊的機場去，你就會遇見這些故事裏的英雄們。

城市中心現出了接連不斷的廢墟。美麗的建築物化成一些垃圾堆和一片斷牆殘壁。街道被石塊和碎片所堵塞。齊迦千公園燒毀了，荒蕪了。柏林的很多地方還在燃燒，火災的烟霧籠罩了城市。

蘇聯的運輸機在千畢利科夫機場着陸了。已經有人在這裏等着它：儀仗隊嚴肅地排成隊列，旅客們在軍樂聲中走出來，飛機很謙遜地開到了離歡迎的地方幾乎有一公里的停機場停下。

過了一會，謝勉科夫看見了美國的『飛行堡壘』也在驅逐機的護航之下飛到了機場。重又傳來了軍樂聲。這是什麼一回事呢？準備在柏林幹什麼呀？謝勉科夫和泰別托夫陷在謎裏了。

沒有法子去問別人，因為乘員們奉了命令在這裏等待，並且不准離開飛機到任何地方去。這麼一來，就只好等待了。一直等到天黑，什麼命令也沒有接到。於是飛行員們就祇好在飛機裏打瞌睡了。

黎明前，當天色還是十分黑暗的時候，開來的小汽車喇叭聲把他們叫醒了。謝勉科夫從飛機裏走出來，航空部的一位上校就走攏來對謝勉科夫說：

「統帥部命令你們立刻飛到莫斯科去。在飛機上帶兩位旅客——記者。他們攜帶的是關於希特勒德國投

降的文件，和莫斯科報紙所用的照片。慶祝戰爭的結束吧！快飛吧！應該在今天的報紙出版以前飛到莫斯科。」上校然後回過身來喊道：「同志們，請上飛機吧！……祝你們一路平安。」他在分別的時候說。

飛機升上天空，就在兩千公尺的高度飛行。

天開始亮了，星星在明亮的無雲的天空漸漸熄滅了；從東方冒出的曙光把它們趕走了。在耳機裏聽到了熟悉的呼喚：「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……」

當無線電開始說話的時候，謝勉科夫和泰別托夫就聽見報告員嚴肅的聲音：

「最高統帥部給紅陸軍和紅海軍的命令。

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，柏林的德國最高統帥部的代表，在武裝力量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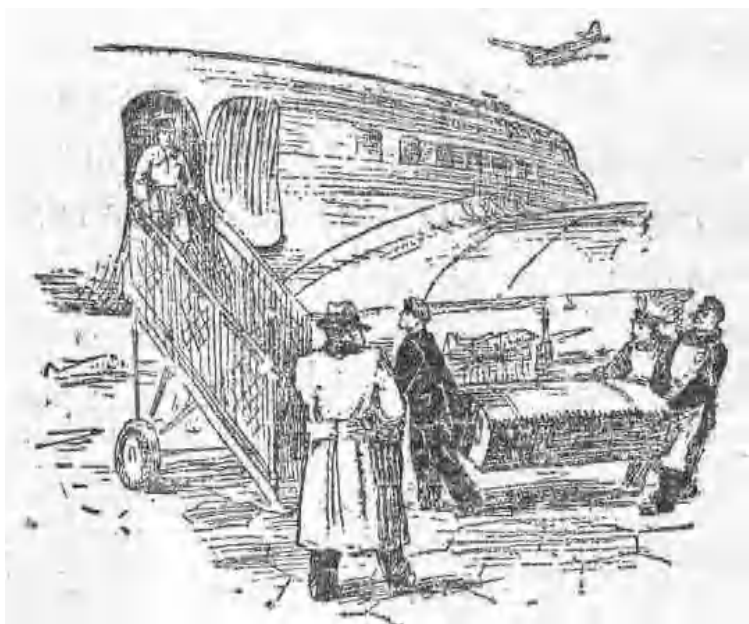
蘇聯人民進行的反德國法西斯強盜的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地完成了。德國完全被粉碎了。」

在前面，在東方，曙光越來越大地熾熱起來。接着，龐大光潔明朗的太陽，就慢慢地浮現出來，它的光輝是無際的大。

從東方出來的太陽啊！從東方出來，帶來了光明和快樂。飛機在被黑暗遮沒的地面上空，在太陽光照耀之下飛着。熾熱的雄偉的光線漸漸地射到了那剛剛結束

了戰爭的大地。

一生中很多事情會忘記，可是偉大領袖在五月九日早晨所說的勝利的語句，以及這個從東方出來的光潔的太陽，謝勉科夫和泰別托夫是永遠忘記不了的。



飛機裏的事件

天剛亮，一些飛機就已經升到空中去了。正月的日子是短促的，所以必須趕早把旅客們運到離莫斯科幾千公里的地方去。

機場候機室很冷。凜冽的正月的風，從小場上通進來的入口處門裏，和月台上的出口處門裏，猛烈地吹進來。從小場上通進來的門口，邊門突然開了。在那裏塞住了一隻非常大的箱子，使凍得發抖的旅客們更加煩愁起來。這隻箱子的形狀和尺寸，很像一隻沒有靠背的

大沙發。腳伕們很費力地搬這件行李。過了幾分鐘，他們又開始搬第二隻同樣的箱子。

雖然旅客並不少，可是寂靜籠罩了候機室的一切。大家都努力地輕言細語。然而，即使是輕言細語，而擴聲筒裏傳出的關於支配搭載飛機的報告，還是被發動機的聲響擾亂了。

只有行李房的窗口跟前在高聲地說話。那裏站着兩個外國人和一個翻譯員。兩個外國人很激動地爭先恐後地對翻譯員說了些什麼，那個翻譯員就向行李房的窗口轉過身去。

「康德先生請你們照顧一下，他是阿根廷大使的隨員。有一位大使館的二等祕書要和他一起飛走。如果你們不准帶行李，那麼，康德先生可以把整個飛機包下來。」

一種安然的聲音從窗口裏回答過來了：

「我們不能給康德先生派專機。我們只有班機。而且它已經堆滿了郵件。兩位旅客可以同時飛，可是只能攜帶限量的行李。」

康德虛胖發白的面孔，做出了一副毒狠的怪相。他揚起了肥胖有斑點的手，一面用食指威嚇着，一面像演講似地說：

「請轉告他們，我們的國家對於這樣的態度是要憤慨的！」

翻譯員一五一十地翻譯了這些話，可是窗口裏什麼也沒有回答。

兩個外國人離開窗口走到一邊去，望着自己的大箱子，站在箱子旁邊性急地互相使眼色，腳伙們站着議論着。然後外國人重又走到翻譯員等着他們的那個窗口去。

「請轉告他們，」康德粗聲粗氣地說，「我一個人帶自己的行李飛。因為我買了兩張票，所以他們應該退還我一張票的錢。」

飛行莫斯科布拉格（註）航線的飛機，停在航空站的跟前準備起飛。客艙裏幾乎裝滿了，信袋和郵包都放在座位上。

旅客並不多：三個穿便服的和一個將軍。空位子只剩下三個：一個在前邊，兩個在後邊。

再過五分鐘，飛機就要起飛了。飛行指揮員蘇聯英雄米海洛夫和機械士戈爾傑燕珂一齊走進了客艙，為的是檢查一切是不是都已妥當。這時候，他從窗口裏看見了一支稀奇的行列向飛機走來了：兩個腳伙費力地

註：布拉格是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首都。

搬着一隻大箱子，一個穿着灰大衣的外國胖子在旁邊洋洋得意地走着，用他的各種手勢召喚腳伕，要他們以極大的注意對待他的行李。

「你看，搬來的是隻什麼箱子啊！」米海洛夫對機械士說。「我們把這件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機械士眯着眼睛笑着回答說：

「我們把箱子放在這位先生的膝上好了。讓他自己運他的外交行李吧。」

「不，說實在話，我們把這隻箱子放在什麼地方呀？」

「只有放在茶點櫃跟前的兩個座位上邊了。就讓他自己坐在前邊吧。」

「那麼，林娜安置在什麼地方呢？」米海洛夫遲疑起來。

林娜是茶點管理員。

「沒有關係。通茶點櫃的過道會留出來的。」

腳伕們費了很大的力，在米海洛夫和機械士幫助之下，把箱子搬進飛機的客艙裏。康德先生激動起來了：

「不要摔。輕一點，輕一點！」

當他們要把這個長方形的箱子豎在座位上的時

候，康德甚至於生氣了：

「不，不！……不行！」

這樣一來，他們只好把它平放在兩個座位上，雖然這樣也不方便——箱子突出來阻塞了過道。

起飛的時間到了。拉起了梯子，閉上了艙門，發動機也響起來；飛機衝破着空氣滾向跑道上去了。茶點櫃的管理員好不容易才在箱子對面的櫃旁安下了身。康德先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來，揩着禿頭上的汗。

當飛機爬高照着航線飛行的時候，旅客們就打起瞌睡來，除了發動機均勻的響聲之外，什麼也不能擾亂他們的安寧。

戰爭早已結束了。在戰爭時期，米海洛夫曾經駕着運輸機，在敵人的高射炮射擊之中，當着黑夜穿過前線。他現在只是在白天適合飛行的天氣裏飛行。不過，在飛行中，天氣有時候也會造成一些困難。或者是霧遮沒了機場，或者是密雲把天地隔開了。

可是現在不是這種情形。今天是一個晴朗有太陽的一天，什麼風波也沒有遇到。

林娜走進駕駛座艙裏來了：

「都睡覺了。一點事兒也沒有。我在那邊凍壞了，我可以在你們這裏睜一睜麼？」

「請吧，林娜，坐下好了。」報務員瓦爾科夫回答她。
「我到茶點櫃旁邊去值班。喂，你那兒有巧克力糖嗎？不過，要是缺少了的話，那可別怪我啦！」

「你去試試罷！我把一切東西都鎖啦。」林娜笑着回答。

瓦爾科夫到客艙裏去，實際上當然不是爲巧克力去的，因爲乘員們常常要有人到艙裏去看看的。

當瓦爾科夫走近茶點櫃的時候，他就聽見了飛機裏平常不曾有過的一種敲打聲。瓦爾科夫停步仔細一聽，又敲了一陣。

「大概是壞了的艙門稍稍打開了一些，所以艙門撞着了機身。」他想着，就靠着擺在那裏的箱子看看艙門。不對，一切都是妥妥當當的，艙門關得很緊。

坐在離箱子不很遠的一位旅客就走近瓦爾科夫說：

「奇怪，好像有人在這隻箱子裏抓來抓去似的！」

在這個時機，瓦爾科夫和這位旅客，就聽見了從箱子裏發出來的呻吟聲，並且接着又敲了一下……是用食指彎起來在木頭上搞出來的聲音。

報務員忍不住，就穿過客艙朝駕駛座艙裏走去，一直走到米海洛夫的跟前。